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衣冠 貂蟬 玳瑁 巾帽 衣裳 袍 裙襦

表帶

衣冠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莊子曰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歛襟而肘見 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下衰帶長鈇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漢書曰終軍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越王請舉國內屬 又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為梁相敞遣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利其衝策當以柱後惠文蟬治之爾 惠蟬也冠細如蟬翅今御 史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號鶡冠子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瑠飾首前搖貂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常侍惠文冠 東觀漢記曰楊賜患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綬



帶 又曰武冠俗謂之大冠 **詩** 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穎蓋漢陽鴻聲駭皇室遂應四科運朱衣耀玉質 **表** 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于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筭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平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為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氷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梁** 江淹為齊王謝冕旒諸法服表曰軒冕雲蹕既非常之飾宮懸王戚乃配天之禮昔大啓營丘未修樹羽之賞光宅曲阜始兼龍旂之貴況臣道狹慶隆身薄器尊粉繡爭暉藻火競曜 **啟** 梁陸倕為息績謝勅賜朝服啟曰玄冕素帶出自禁財朱紱青綳降於皇府輝燭鄰黨震耀街衢姻族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瓌弱所能陳報

貂蟬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蟬居高食繁自在暇下豹內勁悍而外溫潤 **賦** 隋江摠華貂賦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乘

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曜毛彩之溫柔拜文槐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吝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蔑置醜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鵠之有媿庶懷昔而克終 **啟** 梁元帝謝東宮賚貂蟬啓曰挹婁之毳曲隆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紵之賜非聞暖頷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玦珮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楚辭曰損余玦兮江中遺予珮兮澧浦 又曰虛衣兮披披玉珮兮陸離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劍珮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劍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典略曰孔子返衛衛夫



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  
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晉公卿  
禮秩曰特進珮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 賦 魏文帝  
玉玦賦曰有昆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漱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  
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為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銘 後漢  
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天為剛德  
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藥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  
懷愷憤激動腸傷氣又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 啓 梁簡  
文帝謝勅賜玉珮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  
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慙聲  
書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決聞之驚喜笑與  
朴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言  
乃不忽遺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  
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  
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膺敢不欽承

巾帽

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又曰管寧在家恒著皂帽 又曰裴潛為  
代郡太守撫之以靜單于脫帽稽顙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  
間遇雨故其巾一角露而折二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  
見儀則如此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莅事使  
人視武侯乘素與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  
名士矣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  
漉酒畢復還著之 啓 陳周弘正謝勅賚烏紗帽等啓曰雖復魏宣二端  
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服之誚

衣裳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楚辭曰製艾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  
漢書曰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 施其黃髮於船頭因以黃頭也 文帝夢上天不能  
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



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  
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綰總  
其白如雪羅紈綺縠未聞衣布服葛也 又曰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  
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  
內侍中辛毗諫帝怒起入內毗隨而引帝裾帝奮衣不迴良久帝乃出曰  
恠卿持我何大急 吳書曰顧弟每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 王隱晉  
書曰董威輦每得殘碎繒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 魏曹毗夜聽擣衣  
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疊輕素朗  
杵叩鳴碓清風流繁節迴颺灑微吟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  
懷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暑運倏如催白露滋  
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冽冽寒螿啼夕陰結空暮宵月皓空闌美  
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簷角碓響發楹長杵聲  
哀微芳發兩袖輕汗染雙題 梁柳惲擣衣詩曰孤衾引思緒獨掩帳憂  
端深庭秋草綠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徒傷

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亭臯木葉下隴首秋蓬飛鶴鳴勞水

採綠傷時暮念君方遠遊賤妾理紈素秋風吹淥潭明月懸高樹軒高夕

杵散氣爽夜碓鳴瑤筆隨步響幽蘭逐袂生 梁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

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鄴錦言情動靨比浴妃香纓麝帶逢

金縷瓊花玉勝綴珠徽蘇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猶賢漢君芳

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周庾信夜聽擣衣詩曰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

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小鬟宜粟纈圓要韻織成秋碓調急節亂杵變

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響杵南

市女郎砧並結連支縷雙空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又曰擣

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連房接杵響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

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姚 梁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擣衣詩曰闔

閭下重關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枯城外發浮聲繞雀臺飄響度龍

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方未已定自乘軒里乘軒盡世家佳麗

似朝霞負璫耳上照方繡領間斜衣燠百和屑鬢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



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縕舒龜鵠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  
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曰足  
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團池上紫風飄庭裏綠散度廣陵音測憾漁  
陽曲別鵠悲不已離鸞斷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啓** 梁庾肩吾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曰階邊細草猶推綏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  
之色遂得裾飛合鸞領闢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便秦雎自稱張祿先生往詎賈  
賈見其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雎數賈罪曰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  
故人之意也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非錦  
非繡不可得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  
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臣之所  
資唯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賦** 隋江惔山水納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勞  
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濫時來之寵沐振

纓以祗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之絲竹解女羅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  
裁縫則萬壑縈體針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埒符  
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百慮之迴遭霜飛空而浸霧  
鴈照月而猜弦聽風鍾之易近對冰雷之踈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  
十年嗟班鬢之已颯愧冶袖之爲妍謝銜珠之有報荷墜履之無指 **啓**  
晉劉謐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越送火 **啓** 陳  
周弘正謝東宮賜縕袍啓曰或儔名麗辭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  
臺或粲彼三英縫茲五絨品頒歲襲綠奪春耕蒿席可充縕袍易足

裙襦

漢書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寬中張禹等朝夕入  
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班出與王許子弟  
爲羣在於綺紈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東觀漢記曰梁鴻鄉皇孟氏女容  
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之  
乃求之女布襦裾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漢書曰廉范爲蜀郡太守百姓



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日無襦今五袴啓梁沈約謝齊竟陵王賚母赤國雲氣黃綾裙襦啓曰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臺之下民受祿爲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袖緼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梁任孝恭謝裙襦啓曰加以庭闕桑麻室空機杼林無暖席桁靡懸衣值蓬卷北郊鴈飛南浦雪闇河陰冰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霜之切弊履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愴

裘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 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 又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出而不行坐沙中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田單之惠施欲以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對曰王不如因賞下令曰寡人憂人之寒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之意焉 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廊廟之棟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晉咸寧

起居注曰大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

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依禮治罪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

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 水經曰不沉入火不焦

帝厚謝使者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

輿貂裘 啓齊王融謝勅賜御裘等啓曰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

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 又謝竟陵王賜

納裘啓曰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

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梁簡文帝謝東

宮賜裘啓曰物華雉毳名高鸞羽才慙齊相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

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

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征至赤鳥之人赤鳥氏先出自宗周乃賜貝帶五十貝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狄也 史記曰帝遺匈奴



黃金飾具帶一具 魏略曰踈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帝脫御金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 吳錄曰鈎落者革帶也世名為鈎落帶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雕鏤新奇織製精絜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尚書曰儀飾部

節

黃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節

禮記曰凡君召以三節三節以走一節以趨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

見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

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

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

中絕飲食大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疑

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

年 又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太守欲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 又曰張

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蹇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諸

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諫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

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



舉節語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宮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諗去節自豐始又曰漢使王焉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焉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受之東觀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悉恨放兵圍臣今復銜命必凌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手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表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表梁元帝遷荊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絕終古有高前載臣自擁旄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譏竟微辛毗之勇

### 黃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執白旄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矣晉中興書曰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黃鉞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遣聞諫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蔡邕黃鉞銘曰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震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羣狄斯柔齊聲罔設介士斯休

###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大獬旌旗鼓吹東觀漢記曰段穎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穎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爲國盤娛禦侮爪牙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檠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



導引歸家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江表傳曰周秦爲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秦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秦營於都巷中張縵大請官僚使秦脫衣幘見其瘡痍迎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秦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秦以兵馬導從出作鼓吹 又曰孫策賜周瑜鼓吹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荊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棨戟 俗說曰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阜歎口鼓吹固自來人思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問構內懷憂憲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賦** 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

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燁乎曲拚舒飄飄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快惶依違含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恩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頰跡而增鳴士嘖蹙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垆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表** 魏陳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寔在聖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爲善不飾被於聲明綠寵成功未增榮於鏡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黑水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慙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鑿蕤諱其飾世教以之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鞞革寫其詠戡難夷邦之業管竹疑其聲朱露玄雲旣錫上德巫山芳樹以被奇勳 隋江惲謝勅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逖聽前事王文憲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以臣況此寔非倫輩



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迢遠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風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賦 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蛇盤獸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 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筭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辯風候方必立唯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恥修幹之迢迢凌高墉而莖植立鳥偏其增翥睇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大寄先識於茲禽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 晉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栖靈鳥於帝庭似日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逝離閭闔揚而西指明庶起而東移 晉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晞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嶢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朴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象離踞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齋若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駟豹飾在後歲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 晉孫楚相風賦曰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昊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刻漏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



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日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  
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惟範曰羽至矣外稱萬  
歲傳言得羽矣 **賦** 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  
罔隆而崇包理何遠而不之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  
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陸  
飛塗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  
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曾吐水無滯咽形微獨靈之緒逝若垂天之雷籠  
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體也簡  
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達而  
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聽者假其察直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  
潛慮惻日月之幽情 宋鮑照觀漏賦曰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  
觀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設謹戶牖而知命掩雲霧而測暉削百齡於  
織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  
光而永違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

神休迫而忘慮心坎慄而則歡望天涯而竹念權雄劍而長歎嗟生民之  
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銘** 後漢李尤漏刻

銘曰昧且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

貞運聖鑒通玄數以微器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

自然川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寫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

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 梁元帝漏刻銘曰

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簡在

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解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紀三微

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消消靡絕龍首傷注

仙衣俯裂箭不停晷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絃斯直如渭斯清

梁陸倕新漏刻銘曰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

金徒袍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僞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

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堂蕪晨生尚辯天意

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廻



地旋曆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  
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  
入酉黃道青綠季孟相推啓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  
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玄儀西運  
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歷下武惟周  
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靈虬長注經寸日輪  
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鑄見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垂則  
李尤刻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  
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教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  
不虔德衰干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服飾部上 帳 屏風 幔 簟 薦席 案 几 杖 扇

麈尾

帳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  
面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 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  
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  
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區區之誠暮必神  
降上乃盛施帷帳燒堯沫香香聞數百里 又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  
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  
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也璣曰因造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  
被爲玉几燔之於四通之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秦渭水貫都以象天河  
而處其中橫橋南渡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縑帳綺帷



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東觀漢記曰栢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  
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 漢舊儀曰  
祭天有紺幄帳 馬融別傳口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  
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舊傳曰翟  
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為帳惡聞紈素之聲 傅子曰太祖武皇  
帝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帛帳從婢十人而已 **詩** 梁沈約詠帳  
詩曰甲帳垂和壁螭雲張桂宮隨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 屏風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  
屏風後自應使命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畫烈女帝  
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時上姊胡陽公  
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  
且圖之後弘見上今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

弘曲躬自早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具職官部

三輔決錄曰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命

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

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

君古人之服 吳錄曰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

以御屏風隔其座焉 又曰曹不與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

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滿城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

雲母愧武帝笑之武云北窓琉璃屏風實密似踈帝有難色 **詩** 周庚信

詠屏風詩曰昨夜鳥聲春驚啼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

酒泛粟鈿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又曰逍遙遊桂苑寂絕想

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權未足橫

琴坐樹根 又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聞絃澗



水遶窓外山花即眼前但顧長歡樂從今一百年 又曰擣衣明月下靜  
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響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  
早將寄霍嫫姚 又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  
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跋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賦** 漢淮南王屏  
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  
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飆危殆靡安厝足天啓我心遭遇微祿中郎善治收  
拾指朴大匠治之彫刻削斲等化器類疵蔭尊屋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不  
逢仁人永爲枯木 **啓** 梁簡文帝謝賚碁子屏風啓曰極班馬之巧兼曹  
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業之嘉名電母之惚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  
其含影 梁劉孝威謝勅賚畫屏風啓曰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  
顧上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  
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曰昔琉璃見  
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  
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銘** 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

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闕風雅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  
常 **書** 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  
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  
雲飛豈待金璫便覩蟬翼間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慢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不如禮無以知  
士卒寒暑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囂壅谷水以縑幔盛土  
爲堤灌城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火  
火箭以掩滅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  
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符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  
傳其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來宋家互講書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書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爲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  
自如此温太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論者  
乃謂不減亮 **詩** 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月映不辭



卷屋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致樽酒蘭缸當夜明

簞

說文曰簞竹席也 釋名曰簞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禮記曰夫不在斂

枕簞席鞞器而藏之 又曰崇簞之安橐栝之設也 方言曰簞宋魏之

問謂之笙今江東云笙也 毛詩曰下莞上簞乃安斯寢 孫卿子曰輕煖平簞而

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蓆之上先萑簞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

而後用末也 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

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簞畫九

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

何曾遜位賜簞樽一具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

作象牙細簞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鞞赤花

雙文簞啓 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紉簞啓曰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

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采簡文帝答定襄侯餉臥簞書曰筠篁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獨

貴自舍蒼紫似父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露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

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牕 又答南平嗣王餉舞簞書曰濯龍之木文

芻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

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薦蓆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蓆釋也可卷可舒也 說文曰蒹蒲子也可為

薦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蓆衣以綾紉之衣 毛詩曰我

心匪蓆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蓆夫為人子者居不

主奧坐不中蓆 又曰奉蓆如橋衡請蓆何鄉請在何趾蓆南鄉北鄉以

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蓆蓆間函丈主人

跪正蓆客跪撫蓆而辭客徹重蓆主人固辭客踐蓆乃坐 又曰哀公命

席孔子曰儒有蓆上之珍以待聘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蓆前左端之銘

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

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左傳曰大路越蓆昭其



儉也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

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

明王之道 楚辭曰璚席兮玉鎮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

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是以不寒事具寒部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為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

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

至滅葭而坐公不悅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訟不席獄戶

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

人亦席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莊子

曰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合堂同席而坐 魯連子曰君所察者

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

儉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

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

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 又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

記曰陳平以散席為門 又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羈席坐 又

曰任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

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問也 漢武故事曰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 東觀漢記曰史始

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慙俯刮席與小常侍語 又曰三常

與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黃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

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登太后以殤帝初

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

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

曰三獨坐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

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

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

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盧毓異州論曰常山爲林大陸爲澤蒹葭蒲葦雲母禦席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蒹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雜記曰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爲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技木爲林艾爲席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詩**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河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坐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詠席詩曰照日汀洲際搖風淥潭側雖無獨爾輕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夜闌飲佳人時安息 **銘**後漢李尤席銘曰施席接賓士無過賢直時所有何必羊豚

案

說文曰案几屬也 燕太子曰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 史記曰漢七

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 烈士傳曰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此有何急來歸無忌耶使人於殿下視之左右顧望一鷄在屋上而飛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爲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諷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又曰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持詔案起薄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反爲一臣所制耶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 又曰梁



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庶下為人賃春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宿皆至忽然自有青縑帳於屋下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銘**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彩織銀卷足照色黃金迴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帷承芳綺縟敬客禮賢恭思儼東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勗

几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 子綦昔隱几不然乎今何故更然 戰國策曰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眄視相使則廝役之人至 左傳曰諸侯之師又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 智伯荀罃也 投之以几出於其罃 漢書曰

朱暉遷琅邪太守齊邵舒緩養名博奮驛抵 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 太史選其可用者 又曰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叅又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者老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令為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辟權威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詩** 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絮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杖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魯連子曰連却秦



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  
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商賈之事連  
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  
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  
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  
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禮辯親疎之義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  
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  
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哉 梁到漑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曰叩竹  
藉舊聞靈壽資前識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旣班爛質性甚綱直  
所以天天真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芸苗植 梁任昉答到建安  
餉秋詩曰故人有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隣彬扶危復防  
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彥候余方欠伸獻君  
千里突紆我百憂頓坐道雖有器臥遊苦無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調** 晉張翰杖賦曰惟前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書中神性之極妙豈給

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平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  
良工登平曾巒妙匠鑿乎林阿顧眄乎睇陽之條投刃平直理之柯方圓  
適意洪細可手踏躡旦夕欲與永義儀制財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  
爲其肩額朗金爲其鬚距 周庾信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人  
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今引進  
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櫪齒乃是江漢英靈荆衡杞梓雖有聞於  
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  
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  
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唯我生民雖復疏條勁拓促  
節貞筠枝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  
以非鬼非賊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唯耻別有九  
棘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疾袁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王粲靈  
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輮據貞斯直植之爰茂  
**賦** 晉郭璞桃杖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猗輦以寧寢杖以扶危 漢



劉向杖銘曰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者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奇幹寔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為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後漢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晉蘇彥叩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篠蕩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道逢神王晉殷允杖銘曰二老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捨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玄術杖必不撓無取苒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晉傅咸叩竹杖銘曰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於式晉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籊籊解幹秀彼崇嶼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榮外昭耀質靈膏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飾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騰雲鳳躍永異玉神長踰金錯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也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又曰炎火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語林曰庾廩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嚙牙先聆其音廩之此扇以好不以新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機對辯速後宏出為東陽郡時賢祖道治亭安起執宏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座稱其率而當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蔑疑秋翼蟬團取望舒景齊丘巨源詠七寶閣扇詩曰裁狀白玉璧鋒似明月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雞珍畫作景山樹圖為河洛神生風長袖際踰華紅柳津拂盼迎嬌意隱映含歌人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曰可憐白羽扇却暑復來氛終無顧庶子誰為一揮軍梁何遜詠扇詩曰如珪



信非玷學月且爲輪搖風入素手召曲掩丹脣。梁庾肩吾賦得轉歌扇詩曰團紗映似月蟬翼望如空迴持掩曲態轉作送聲風。梁高爽詠畫扇詩曰細絲本自輕弱綵何足眇直爲發紅顏謬成幄中扇乍奉長門泣時承栢梁宴思粧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作孤飛鷺。陳許佺詠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鄣巧笑猶足動衣香。漢班婕妤好扇詩曰新裂齊紈素解絮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神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指篋箚中恩情中道絕。漢班固竹扇詩曰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團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賦** 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待得幸漢栢帝帝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淶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秋形五離而九折蔑釐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蜺之烟愠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飄動乎綺紈。吳閔鴻羽扇賦曰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產九華

之中澤邁雍喙之天聰表高義于太易著詩人之雅章類茲翮以內飛曜羽儀於外揚于時祝融持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愠隆於雲漢咸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塵玄雲運輕融以容與激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縷之繽紛衆坐侃以怡懌咸俯節以齊歡感蕙風之盪懷詠棘心之所歡於是暑氣雲消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翻翻亦亦飛景曜日同瞰素於凝霜豈振露之能匹。晉張載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絜飄縹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晞光於日月雙趾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傲儻踔躒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蒲氏之修蟠榮子余之纖繳弋翔冥之鷗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爲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竒選妙絕色寡雙鵠質瞰鮮玄的點鋒修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爲儀詩美肅肅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鷓揮之如驚鴻飄縷麩於軒幌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爲方五明起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晉傅咸羽扇賦曰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旣勝於



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鳳皇于飛翩翩其羽况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篋於毫縷體荏苒以輕弱倖編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爲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箒甫 又扇賦曰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熱融融以太其孰赫赤之可任汗珠墮以外流氣鬱結而內沉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啓衿怨微飄之不與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苒弱手纒動而憊心心取慊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苟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凄凄白露爲霜體斂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溫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 晉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諸侯掩塵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箒甫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麗固體後而用鮮於是鏤巨獸之齒裁竒木之幹憲靈樸於造化審貞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弈弈含鮮風之微微襄主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亂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抄 晉江道扇賦曰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嶠育庶族於雲夢散宗儔於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暢瓊澤冰鮮戢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長風乎胷衿蕩煩垢於體外流妙氣於中心 梁昭明太子扇賦曰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樵枯金沙銷鑠火山熾寒泉涸能使凄兮似秋隆暑斯却 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稚女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



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粉則南陽之鈇澤墨則  
上黨之松心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秋蛾兮初飛識桂莖  
之就罷知蘭葉之行衰 梁周興白鶴羽扇賦曰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  
而陽止既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駢瑤剪雪盈華寫潔通春似介點  
首如翳縈吹動髮環涼入衣悽兮若秋之暮懷兮如雪之飛 **頌** 晉劉臻  
妻五時畫扇頌曰炎后飛軌引曜丹遼蕤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  
物以垂允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慙翠巖俯映蘭池靈  
柯幽謁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贊** 宋謝惠  
連白羽扇贊曰唯茲白羽體此皎潔涼齊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衿袖以御  
炎熱 **銘** 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班生賸博白綺仍傳  
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頻未  
瑩等寒泉思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筵  
梁簡文帝紗扇銘曰



**啓** 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曰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此圓綃有  
兼玩實輕踰雪羽絜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  
華漢臣白綺況復動製聖裏垂言烟戒載摹聽聆式範樞機

### 塵尾

世說曰康法暢造庾公捉塵尾甚佳公曰塵尾過麗何以得在荅曰廉者  
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詩** 梁宣帝詠塵尾詩曰匣上生光影豪際起  
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銘** 晉王導塵尾銘曰道無常貴所適惟  
理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拂穢清暑虚心以俟 宋張悅瑋瑁塵尾銘曰移  
珍西岳費藻南濱疑華淡景搖綵爭雲夷心似鏡色象斯分 陳徐陵塵  
尾銘曰爰有妙物窮茲巧制負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  
貢宜吳出先陪楚壁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



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塵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啓** 梁湘東王謝東宮賜麈尾錦帳團扇等啓曰揚雄口訥本貴談端田  
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  
風旣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服飾部下

枕 被 緝 如意 胡牀 火籠 香爐 步搖  
釵 梳 枇 囊 鏡 襪

枕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 又曰凡內外雞初

鳴咸盥漱歛枕簟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

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溫者穀爲之暴貴當

溫而寒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 史記曰黥

布反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

中計未可知出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

東巡見父鋤於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

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後漢張紘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

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



陶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驚鶴之徑逝或類鴻鷲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罔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會緻密固絕際無間形妍體法旣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珠碧飾助不煩錐鋒之鑿鏤無丹漆之形朱罔觴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真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璵璠富也美梓遠巡不敢與並相思度幾晞風於未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玆瓌旣剖旣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曄春榮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螭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晉蘇彥楠榴枕銘曰玆木之奇文樹理鮮廉樸方正密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繼以高詠研精上玄願神靖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著故能忘情張紘瓌材枕箴曰或或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于氈茵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貳彼弁冠冠御于晝枕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適性和神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白泰山之藥旣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倉火方得葛洪之說況復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被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厚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忠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相公以霸晏相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厚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



去職之曰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 又曰王良爲大司徒在位  
泰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  
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  
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爲太尉家貧卧布被朝  
廷賜錦被不敢當 烈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  
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  
貧生之卧度聞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  
私財身衣布衣卧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郭子曰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  
暮便命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啓 梁劉孝威謝  
賚錦被啓曰色豔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  
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縵

釋名曰縵人所坐褻辱也 張璠漢記曰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  
飯生皮縵 魏武帝本紀曰上儉率茵縵取質無有綾飾 吳志曰張昭

非魯肅頗毀訾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帷帳氈縵 世說曰晉孝武年  
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縵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書  
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宜靜謝公出歎之 啓 梁元帝謝勅  
賜縵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縵未有玄兔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脊非  
遙挹婁無遠

如意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  
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荅云昔秦始皇  
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崗起處理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  
乎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  
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  
之應手瓦碎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啓 梁簡文帝謝  
勅賚水犀如意啓曰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謹仰承威  
神陳謝講座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名儒析驪駒之辨熊飾寶



乃子相惡其大賚旄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

胡牀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操恚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桂柱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菴為事常至洛陽貨菴有一人於市貴買其菴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語猛且住樹下當通府君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陪酬菴又遣人送猛出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郭子曰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意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世說曰庾大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適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曰小住老子於此處亦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譎竟坐

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七大被薰籠三衣薰籠三

詩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溫

奉芳葦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梁范靜妻

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迴風苕製為縈綺

文含芳出珠被耀綠接細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梁簡文帝謝

勅賚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與涯時錫香被製此簡枝

彫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香鑪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四枚西園貴人銅香鑪三十枚襄



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廁還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頰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夫博山香鑪使泰筮之泰曰此物實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與見發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岳記曰衡山之崗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鋸銅銚及瓦香鑪 詩 古詩曰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栢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宋人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蔽野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傍爲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榮色何雜綠縹繡更相鮮麝麝或騰倚林薄杳千眠掩華終不發言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

曲池蓮寒蟲飛夜室秋雲沒曉天 賦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 曰真至精之純質產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百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寫嵩山之龍從象鄧林之阡眠於時青煙司寒紅光翳景翠帷已低蘭膏未并炎熒內曜苾芬外揚似慶雲之程色若景星之舒光信名嘉而用美永爲玩於華堂 銘 漢劉向薰鑪銘曰嘉此正器漸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穠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 步搖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搖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紮 詩 梁范靖妻沈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紫翡翠寶業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佞枝拂繡領微步動瑤瓊



釋名曰义枝也因形名之也 續漢書曰貴人助螭戴瑋瑁 華陽國

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十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 梁湯僧齊世

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比挿映還自憐窺窺

終不罷笑笑自成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鮮

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持精

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團團而應規

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修勅理桂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琰

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眄閑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邈常逍遙而侍側昔

先王與道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後漢崔瑗三子釵銘

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讚靈 梁

元帝謝東宮賚花釵啓曰首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菜王蔡

之詠慙此乘蓮九宮之璫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

梳

說文曰櫛梳櫛摠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疎也櫛言其相比也 禮記

曰男女不同巾櫛 左傳曰晉太子爲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

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

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十洲記曰臨海興安

縣東界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俗云越王渡溪墮櫛於此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

聞爲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

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時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慎勿迷其本弃其

生也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

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

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

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

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耻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



任期竭力而沒齒

囊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與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進於平原君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漢書曰陸賈使尉他留飲數月他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後漢趙一客秦詩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魏繫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爲此賦爾乃裁茲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剪輕羈之蟬翼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通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同獸勝欣此節新擬板花於歲首學天桃於暮春

鏡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品無傷韓子曰古之人莫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莫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疴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無以正鬢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戰國策曰鄒忌身體逸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明日徐公來忌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親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列女傳曰梁寡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提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爲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檐土於成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檐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海內玉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命葬無資自以致齋摩鏡具自隨每所在賃摩鏡取資然後得前旣至祭畢而退抱朴子曰或聞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荅曰用明鏡九寸自照



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鑿人也 潯陽記曰石

鏡在山東有一團石懸崖明淨照人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

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之死

**詩** 梁簡文帝鏡詩曰 銖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水不見水似扇長含

暉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周庾信詠鏡詩

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木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

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隣 梁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

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

更復對新期 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停機晨未織玉匣開覽形

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爲出顰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

可間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粧坐相憶 梁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

須自插不用暫臨池當猶可伶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刷鬢袖俱移

唯餘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伶不自識終爾因鏡

中分骨一筆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裏促看人

未好通 **賦** 梁劉綬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鍾將絕窻外明來惟前影滅階

邊就水盤中先映訝宿粧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窻

而取鏡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姪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光

明粉可伶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茱萸銀纏辟鬼

呪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揣非是畏釵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

輪將起鸞噪吳王烏驚御史王花簾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

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柝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髮尚卷殘粧已薄無

復脣珠纔餘眉華曆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

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鑊五色之盤龍刻

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

上菱生暫設粧奩還抽鏡屢競學生情爭伶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剝飛

花塼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踰黛難油檀脂和甲煎澤清香蘭量鬢鬢之長

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



粧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纈衫正身長裙斜假襟真成箇鏡特相宜  
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晉傳咸鏡賦曰清逸明水景若朝  
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妍醜而衆形其必詳猗猗淑媛峨峨后  
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陽以自鏡競崇姱以相輝 梁  
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石英冰輝沼清高堂懸影仁壽搗聲雲開月見水淨  
珠明江惣方鏡銘曰此鏡以照着衣鏡皆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  
無以加斯彫麗也玄枵命巧仲呂呈祥金鑄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  
麗高堂圖星擬蓋寫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爲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襪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嘗召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爲廷尉王生顧曰吾  
襪解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  
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使  
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

儒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罷朝特賜履襪會稽典錄曰賀劭  
爲人美容止瞻視動靜有常與人交必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  
沐坐嘗著襪希見其足 銘 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  
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  
孫孫 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動以福  
并南闕北戶西巡王城翱翔萬域聖體浮輕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舟車部 舟 車

易曰剡木為舟

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共鼓貨狄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

黃帝臣舫舟也造比舟為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韻集曰鷁首天子船也船舩也艘

海大船也特單船也山海經曰番禺始為舟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墨

子曰棄作舟廣雅曰艦大船也舫舫船也蒙衝扁舩舩舩舩舩舩也

釋名曰舩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也船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

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止曰翟室於中侯望若鳥雀人驚視

也又曰舩三百斛曰刀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為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

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又曰外狹而長曰艚

衝以突敵曰舩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杭南楚江湘凡舩大者

謂之舩小舩謂之舩說文曰舩併舩也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



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又曰二子乘舟思後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又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又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齊封穀尸而還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冠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又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吳伐楚陽丐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鮎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 又曰冬晉荐飢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也 太公六韜

曰殷君喜爲酒池迴船牛飲者三千人 又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

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於河 周書曰周成王時於越獻舟 文子曰

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 鄧析書曰同舟涉

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沒君

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 事具人部 鑿戒篇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

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

其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

大也 楚辭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又曰桂櫂兮蘭棹斲水

兮積雪 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蛟夾繞其

船次非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以執圭 事具後

劍 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

焉丈人渡之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船蜀艇

不能無水而浮 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船舟而浮於江湖

又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



感於死而反忘生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 又曰公孫龍在趙時諸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呼者呼之而航來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編鳥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波之上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鼓鍾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襄州水流今日何日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從君王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曰妾居河濟之間習舟楫之事願備負持楫簡子遂與操度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

聘為夫人事具水部津篇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張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士 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欲尋追風權監舟而欲濟大川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父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漢書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秋上祭宗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諫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



涉河海爲舸艦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楊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張璠漢記曰梁異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椽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躡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船特拘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爲遜祖道上賜遜御船一舫繒綵舟梁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爲單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吳

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闔艦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惟幘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延燒岝上營曹公軍退敗 又曰呂蒙襲鬩羽至尋陽盡伏精兵於構櫂中使船中搖櫂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又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枘間大紕繫石爲礮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裹身以刀斷兩紕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舸雕刻丹鏤青蓋絳檐蒙衝闔艦之屬望之若山 又曰甘寧廚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置桑樹自射殺之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怒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晉官閣記曰池中有紫官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合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旣成婚香便去絕不來年餘碩舸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遙往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扞之疑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於是遂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



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  
弢大戰蜀賊以結棹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  
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荊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虜  
山上有一湖中有敗舫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  
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馳還  
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舫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  
軍任不得委署倘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我今自  
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  
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渭臺護之三百舸為前鋒進  
據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間知  
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鑠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  
而下每至鐵鑠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軻 宋元嘉起居注  
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先風聞餘姚令何玠

之造作平牀一乘舫舫一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玠今官詔可其  
奏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  
柴桑江收之得大舫孔鑿若新使匠作舫舫刃如折斧工人誤截兩頭以  
為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僮匠違約加斲凶兆先邁矣 臨海記曰白鵠  
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舫詩梁江祿津渚敗舫詩曰可愛木蘭資可伶  
丹桂質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帽長埋沙巨舫難出陸沉成許去  
無復乘流日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蕩邁  
飛雲凌波漾鷓采映水煥蛟文電流已冠絕鳥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  
茲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汎荷分  
蘭櫂沉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知有高超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船汎青鳧後  
雞鳴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  
錢玄智汎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恣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  
移津女渡楫動渭橋橫風高鴈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



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賦晉棘據船賦曰嘉聖主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棹民氓之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以造舟濟渡及之絕軌越巨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必浮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晉王叔之舟贊曰塗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柁清謳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雨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貞曲故言垂句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為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又奇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車具天部風篇管子曰奚仲之為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捉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詞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

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史記曰封禪為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氏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賈誼書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橈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規睹則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乃輿教之道也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爾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



之節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以為車  
終日行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  
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制  
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  
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遺車一乘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又曰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鄭  
伯之車償于濟 又曰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而走 又曰  
天王使冢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又曰狄人滅  
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 曹衛下邑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 又曰  
奚仲為夏車正 又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  
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  
曰培塿無松柏二子在帷坐射大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  
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 又曰

慶封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澤宜其  
亡也 又曰鍼商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論  
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家語孔子曰自南  
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又曰孔子適衛子矯僕靈公與夫人南子  
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車遊過市孔子耻之 孔叢子曰  
孔子使宰予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為也王  
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子已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  
素好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竊妙  
之浮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  
轂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轂者不  
祥下車而去之然後國人不為 尸子曰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  
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瘞者得車一  
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多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背羽蓋金華又  
黃屋左翹金髮黃屋者蓋以黃為裏也左翹者以旄牛尾為之大如斗在



左駢馬頭上金鬃者馬冠也。詩梁戴高車馬詩曰：鞞洛風塵處，冠蓋相噴噓。多稱魏其令，競隨田蚡熱。輪趣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悉蒲萄，訓言盡飛鐵。東都地已鑄，西山綬應結。期集類蒸煙，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綬。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音，內顧自勅。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匪鑿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後漢李尤小車銘曰：負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嘽，虛疏達，開通兩輜，障邪尊卑。是從輓輒之用，信義所同。又天駟車銘曰：奚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駟并合，出入周通。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食物部 食 餅 肉 脯 醬 鮓 酪 蘇 米 酒

食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炮生為熟。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尚書洪範三政一曰食。又大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周禮曰：王齊則王府供玉食。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嘗放焉。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蓐食，信食時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為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九



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怜之強爲之食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 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著處也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抑爲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抑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啓 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齊柏寢之器周穆軒官之寶乳糜香飯素糝粳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 又謝東宮賜淨饌啓曰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蔗捺雕盤流其滋百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耻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陳徐陵謝勅賜祀二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不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

儀復觀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旣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移 梁吳筠移曰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荒難得而覩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雖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况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夏高堂連闥洞房綺牕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拍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廚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鴈鷺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臯綠蔬之筍洞庭紫鬣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藟千里葦羹萬丈名膾氣馨若闌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僣義



餅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怪 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徒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三輔決錄曰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日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賦** 晉束皙餅賦曰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說** 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禦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脣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蓮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脣白如梁甫之銀泥 **既** 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止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賓客漿酒藿肉 視酒如漿不日譚新論曰關東鄙 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啓** 梁劉孝經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曰味過淪鳳珍越虜龍故使屏翳收風焉夷淨浪神居鷓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徵違迂復等受釐預頒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飢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 尚書太傅曰散宜生閔天南官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論衡曰儒者言秦平時蓬蒿生於廚中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蓮形 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饌擗脯而行云是麟脯 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千餘人共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兵人人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減 **啓** 梁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遊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廚吏入貢於膳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

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甌甌音高也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醱於

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啓**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於

退成可陋蛭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歎羞無辭竇

鮓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

里外者數處 列女後傳曰吳光祿勳孟宗為監魚池司馬罷職道作兩

器鮓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為母戒言唯聽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

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汝為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

耶乃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鮓於江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

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鮓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

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鮓餉母母封

鮓及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啓**

齊王融謝司徒賜紫鮓啓曰東越水羞寔整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鮓

魚之最 陳周弘正謝勅賚紫鮓啓曰珍韜江浦味越茗川昔聞八駿東



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于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 酪蘇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次藥有太玄之酪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苜蓿未下鹽豉笑林曰吳人至京爲設食者有酪蘇來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僮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酪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啓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遍蕩微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家語曰子路見孔子

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得復也荀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sub>有之者</sub>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秦<sub>敗豪傑</sub>爭取金玉任氏獨窘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而<sub>豪傑</sub>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sub>倉粟</sub>紅腐不可食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空索<sub>長安之水</sub>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爲山川地勢上曰虜<sub>在吾目中矣</sub>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sub>馬妻</sub>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sub>羸者</sub>九州春秋曰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sub>主簿</sub>啓進內稍以爲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爲薄粥與衆共<sub>歡</sub>之吳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爲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sub>人</sub>故過候肅并告資糧肅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北之分 又曰全琮父使琮賚米數斛到吳有所市  
具琮至皆散空船而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  
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父便以奇之 語林曰陳壽將爲國志謂丁  
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  
說曰邳嘉賓餉程道安米千斛道安荅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煩 啓齊  
王融謝勅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廬  
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勅賚長生  
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  
律向遊戲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梁庾肩吾謝東官賚米啓曰渚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  
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便繁空撤家奉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  
仙游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誦文  
學之篇 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  
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

酒

賚米啓曰比陋巷簞瓢風沐雨剥榆皮於秋塞拙鷺鷥於寒山仰費國  
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旣息長飢西  
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  
記曰先王爲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  
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王孫  
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  
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  
椒漿 吕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腸之食 黃石公記曰  
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軍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單  
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秦繆公  
傷於是歧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



繆公云善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以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漢書曰百米百酒百日之米酒也味或作米布蘭生芬布列若蘭之生也又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飲益精明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 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土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

此國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

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為此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王膏如

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

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

不能飲吾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崔寔四民月令

曰正月且進椒酒降神畢各舉椒酒於其家長事具魏略曰太祖禁酒而

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者清酒為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

萄酒積年不敗被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解 干寶晉紀曰

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燕舉觴勸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

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事具橋篇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

執酒杯左手執蟹螯相浮酒地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靈字伯倫飲

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

言靈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詩 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



命故人書之以爲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大笑發言各不領周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遂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然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梁鴈何時報君恩又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枕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迴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秋葉幾迴落春蟻未曾開瑩角非難馭椎輪稍可推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又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蕭瑟風聲捲蒼茫雲貌愁鳥寒栖不定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岍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又荅王褒餉酒詩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賦漢楊雄酒賦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涓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

復藉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魏陳王曹植酒賦曰余覽楊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失辰穆生失禮而辭楚侯羸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成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翺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謹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嘖蹴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早者忘賤寔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醜沉益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耻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



且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酈酒賦  
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  
於玄象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  
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  
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萍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  
爲其酒也殊切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  
體淳色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邀  
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  
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  
迴軌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  
氏之見䟽鑒往事而作誠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殲賢  
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頌 魏劉  
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闔戶八荒

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觥動則挈  
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  
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捧罌承槽銜杯斝  
醪奮鬢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引 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  
字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却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  
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  
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  
故父要兮不忘聞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戒 晉庾闡斷酒戒曰蓋  
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匡好惡  
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鑿碎玉椀破兕  
觥指觥瓚遺舉白廢引滿使蒼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  
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  
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  
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典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



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庾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賈曰唯唯敬承德音 啓 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倚仙樹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書** 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干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觴無以堪上 聖樊噲解厄鴻門非彘肩厄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餽糟鬻身困於楚猶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雜器物部 鼎 鎗 鉢 壺 盤 樽 卮 杯 盃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以入山林川澤魍魎魍魎莫能逢之 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彘圓弁上謂之彘彘子鼎附耳外謂之翼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貫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絜衣其紕載弁依依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彘鼎及彘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立之以郕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離宮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



昏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事具祥瑞又曰

徐子及郊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部鼎篇墨子曰巫馬子問

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

盲也若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

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逢逢白

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

知哉史記曰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於王道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死又曰秦武時汾

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得鼎鼎大異於眾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

行上薦之至中山山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至長安公卿

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

金鑄九鼎今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而帝者心知其意

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淮南子曰闔閭

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高府太倉也形九龍於鞭平王

之墓舍昭王之宮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前沙爛石於是使人三足鼎

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

謁成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

守貢寶鼎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郭西閭門外鑿地為池積土

為山文石為椁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南越書曰熙安縣

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

鼎潛既而執紉者莫不疾耳蓋射他之鼎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

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

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及而盈煙焜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

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事具祥瑞銘後漢崔瑗寶大

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

焉雉膏之災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為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

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鑄其鼎湯刻其



口損之爲務。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寧，黼黻瑀弋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理。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一日司成，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惋，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爲切，執以代疏麻，長貽故人別。

鉢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華。西域傳曰：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一把滿亦隨言也。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

表送臨邑王花然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

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

曰壁裏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絡鉢鍊，

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又曰：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

貝多樹去摩竭提三十里，一名毗波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

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浴竟於水邊噉糜，噉

糜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架梨那龍王接取鉢，在

宮中供養。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取

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

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

無緣，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

啓曰：素人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

玩於簞瓢之門。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

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於器中，弄神效於掌裏，足



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觀逞羗齊寢

塢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塢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為丹以此丹金為盤盃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戶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與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塢感香得便掃除燒香 啓 梁皇太子謝勅賚廣門塢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枕非謂塊竒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盤

周官曰王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盤銘刻成於盤極猶盡也君子新其德盡其心力不有餘也 左傳曰昔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教台遂入軛取其鍾以為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啜盟而定從次者吾

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遂右手持盤而左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啜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矣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為樂取大素園盤以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舉 詩 梁沈約詠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景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穿成圓且密 賦 魏母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逐衆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於崑丘斬扶桑以為新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毆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於烝民用能弗營不自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于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



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閬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鄰雙鷗集焉即而視之若瓊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仙掌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銘**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又成口實魏毋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惟則承露瑰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岩岩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岩岩承露峻極大清神石礪魄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井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挾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樽

爾雅曰彝自壘器也小壘謂之坎自中樽也禮記曰廟堂之上壘樽在作犧樽在西又曰秦有虞氏之也山壘夏后氏之樽著殷樽犧象周樽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聞矣其於失性一也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事具人部聖篇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挈萬石樽則曰汗交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二者重於樽亦遠矣遠猶多也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之事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易永上遣王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冒樂賦賊懼呼雨射營中



中霸前酒樽 孔融別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

矣事具人部 詩 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權娛明爵浮象樽珍

膳盈豆區 銘 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儀象嘉禮具

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後漢蔡邕酒樽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

無荒過則荒沉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後漢李尤樽

銘曰樽設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晉孫綽樽銘曰大匠體

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為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延我嘉

賓興懷寄詠聊以標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寫適

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忘知切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

哲 宋何偃常滿樽銘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

賦受不踰其量鳧鷖之詩豈伊異況

卮

韓子曰棠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

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卮美而君不以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為人君漏泄羣

臣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妻妾 戰國策

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

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

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

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足遂飲酒具遊臨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

卮 漢書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 又曰初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

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

為揚州刺史奏事在邳春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

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

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

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 賦

晉傅咸汗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絜意既惜之又

感物之汗辱乃喪其所以為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璋



寶稟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厭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匱之不若

**頌**

杯

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展執曹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

之玉卮

山海經曰犬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 禮記曰父母没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管子曰相公管

仲鮑叔牙寤咸四人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 文子曰清

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閭河水不見太山 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

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上形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

必薦豹胎 又曰樂羊為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齒不可

勝數也然祭者用大也一杯酒甘蠲潰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十洲記曰

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二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

於庭中以向天比旦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書曰有

盜高廟座前玉環得盜文帝怒下廷尉治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

弃市上大怒曰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奉宗廟

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不欲

故以取上喻之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之 又曰元帝徵

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臣當從之 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

食臣下也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收調

者即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吏涕泣共和樂進嘉曰將相不對強吏陳

冤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

負國伏刑都市以示萬眾豈見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 又曰朱博為御

史大夫為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

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論衡曰河



曰頽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 陶侃故事  
曰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烏頭  
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  
金銀鏤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筵間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於  
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旬後庭將有  
喜慶者 **銘** 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灌民之失德乾餼  
以愆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為杯大之為聞杯聞之用無施不可以  
飲以享慎其得正用公之美驕公為病 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  
珍愈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楛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此挹誰謂誰  
緩

盃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盃謂之孟 說文曰盃小孟也 吳志曰曹公出  
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孫權特賜米酒衆者寧乃以銀椀  
酌酒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督伏不肯時持寧引自削置脰上

之曰卿見和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却  
起持酒通次酌共各一銀椀至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  
重 咸康起居注曰詔使遼東使段遼等玩瑀盃 **賦** 魏陳玉曹植車渠  
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子涼風之峻湄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  
玄素之煒曄帶朱榮之歲蕤緼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  
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乃有明篤神后廣  
彼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而麗之殊形華  
色燦爛文若點成鬱蒼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  
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自由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起羣寶  
而特章俟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魏應場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竒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  
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翕朝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齋曄豹變而龍華  
象蜿蜒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網緼雜錯乍圓  
乍方射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魏



徐幹車渠椀賦曰園德應規異從易安大小得宜客如可觀盛彼清醴承以瑀盤因歡接口媚于君顏 晉潘尼琉璃椀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峦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閬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芴燭表裏相形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烟晃以澈清醴瑤琰而外見 隋江摠瑪腦盆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於瑋麗豈匹此之奇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漬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羞其馬勒于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沉葉而流香蟬無風而引短鷺出迥而飛長副君海亭岳峙紙落金鏘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盈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歌器兮何有 **書** 秦嘉妻與嘉書曰分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表** 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則難以爲悵罔分致黻甦一劔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

天地施鈞不異遠近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四

巧藝部

射

書

畫

圍碁

彈碁

博

擲蒲

投壺

塞

藏鈎

四維

象戲

射

世本曰逢蒙作射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

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禮記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

懸弧之義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又曰孔子射

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左傳曰晉將戰潘阝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

射之徹七札焉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殼弓而獸伏鳥下 尸子曰荆

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又曰鴻鵠在上韓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一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

心亂也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雀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

鶻以五鈞射者見鶻而不見雀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

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



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况於人乎史記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他人學者莫能及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將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鵬者也淮南子曰越人學遠索天而發鏃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漢書曰匈奴畏邳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一中魏書曰文帝共上常獵為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摯勇使將武騎吳志曰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緣上樓上行罵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天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典論曰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出百步後減猶貢良弓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麋鹿

書

九雜兔二十詩梁元帝落日射罷詩曰促宴引枚鄒中園觀獸侯日度棚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壘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遊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辭竿橫弓先望棚驚心一鴈落連臂兩援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至此傳厄欣得朋

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事具百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魯宓子曰書甚不善勉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平公悟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史藉所作大篆也鼓琴瑟吹洞簫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



席硯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事具文又曰陳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之榮後漢書曰張奐長子芝字伯玉英家知名芝及弟昶善草書至今稱之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子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三輔決錄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大僕未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王隱晉書曰索靖燉煌人靖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為希晉陽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蹤竦而直立衡乎體而均施或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楷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擗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揚技提墨縱體如美

女之長眉其滑澤而易如長溜之分收其骨橫強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少牙如嚴霜之傳枝眾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則有思公相心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媸深功爾其隸明敏婉蠖納積移將摛文篚縛託韻筆黃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筮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勢後漢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跂鳥震延頸奮翼勢似凌雲晉衛恒四體書勢曰弘農張伯英轉精其巧家之衣帛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遺仲將謂之草聖晉索靖書勢曰蓋草聖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蚘虵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形欲奮疊而相相及其逸遊巧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玄態對路



席硯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事具文又曰陳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之榮後漢書曰張奐長子芝字伯玉英寂知名芝及第祖善草書至今稱之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子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三輔決錄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未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王隱晉書曰索靖燉煌人靖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為希晉陽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蹤竦而直立衡乎體而均施或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楷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擇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揚技提墨縱體如美

女之長眉其滑澤看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樸強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於牙如嚴霜之傳技眾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則有思泐相心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摩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媸深功爾其隸明敏婉蠖約蒨移將搞文篚縹託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勢後漢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跂鳥震延頸奮翼勢似凌雲晉衛恒四體書勢曰弘農張伯英轉精其巧家之衣帛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遺仲將謂之草聖晉索靖書勢曰蓋草聖之為狀也婉若銀鈞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蚴虬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形歛奮疊而相相及其逸遊巧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過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玄態對路



席硯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事具文又曰陳遵太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之榮後漢書曰張奐長子芝字伯玉英寂知名芝及第祖善草書至今稱之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子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三輔決錄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大僕未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王隱晉書曰索靖燉煌人靖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為希晉陽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蹤竦而值立衡乎體而均施或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楷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擇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揚枝提墨縱體如美

女之長眉其滑澤有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樞強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於牙如嚴霜之傳枝眾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測有思泐相心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媸深功爾其隸明敏婉蠖約蒨移將摛文篚縛託韻筆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筮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勢後漢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跂鳥震延頸會翬勢似凌雲晉衛恒四體書勢曰弘農張伯英轉精其巧家之衣帛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遺仲將謂之草聖晉索靖書勢曰蓋草聖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蚘虬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形欲奮疊而相相及其逸遊巧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玄態對路



于山岳飛鷺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狡飛馳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跋晉劉邵飛白書勢曰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坵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准箭馳屈凝蟻勢敏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鵲遊逝古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啓曰竊以仰巖遺轉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鈿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續還代西河之簡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曰師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物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跖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逆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頭魚頰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髮髯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書梁簡文帝答湘東王王羲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以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可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裏乍楷銅鈎時懸歌案最意之深良不能已

### 畫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姿質若是將欲獻單于閼氏以爲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西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焉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



君克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范曄後漢書曰  
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  
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而不言 風  
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蠹曰見汝形蠹適出頭  
般以足畫圖之蠹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  
固周密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焉后美於色厚  
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  
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  
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世說曰晉陵顧愷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  
欲圖殷荊州堪曰我形惡御不煩爾愷曰明府正當爲眼耳若明點童子  
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  
何事如此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  
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毛有神明殊勝向未安時顧謝  
幼輿在巖裏人問所以顧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人此子自宜置於丘壑之

中 又曰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晉傅咸畫像賦  
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具其事在素定見其泣血殘刑之刑情以悽然辭  
曰惟年命之適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旣銘勒  
於鍾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觀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  
血面而漉纓痛兩趾之雙刑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  
生向厥趾之不刑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戒知柳而不進和  
殘軀以證璧 贊 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玄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  
浦迴遼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啓 梁元帝謝上畫蒙  
勅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髮髯宣室之圖更難  
議擬成蠅罕術畫馬踈文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皇之  
詔 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  
動還傷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  
像

圍碁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弈碁其何以免乎弈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碁 說文曰弈圍碁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蜀志曰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即率衆往御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碁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憚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君耳信可人必能辨賊者禕至敵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復爲之碁者不信以袍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博物志曰柏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豐等善碁太祖皆與爭能 晉中興書曰陶侃爲荊州見佐史博弈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碁爲手談 俗說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碁從在瓦官寺前宅上于時袁羗與人共在窓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我袁應答如流圍碁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賦後漢馬融圍碁賦曰略觀圍碁法於用兵二尺之局爲戰鬪場陳聚士卒

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緣邊避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 鴈行踔度間也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離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 并没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碁欲疾營或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摅圍碁賦曰昔班固造弈旨之論馬融有圍碁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雉方砥平素質玄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鬪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鬪共生皆目并也持碁合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訝竒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晉蔡洪圍碁賦曰命班爾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



四方位將軍乎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筭塗授卒三百惟臺任巧於無主譬採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玄籌玩服色尚駢駒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入類狡兔之繞丘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弈寧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碁是陳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誼譁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哀三竭銳氣已朽登軼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闢犇競勢使揮謙攜手詆欺朱顏如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捲秉二儀之極要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巖從浪傳峯岑山結杳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筭了隸首不得窺其門扁覆亂而不惑斫桑不足識其源或設死而稱枉臯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以讚我云勢貌多以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碁賦曰圍奩象天方局法也

和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玄玉方昨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駢雙軌徘徊鶴翔差池鸞起用忿兵而不顧亦憑河而必危癡無成術而好鬪非智者之所爲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碁之出手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信而致寇不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踈勒之屯遭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兔或有少碁已有活形失不爲悴得不爲榮若其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畜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井欄旣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時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管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先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 梁宣帝圍碁賦曰引如征鴻



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四星漢之離離蜂起百塗從橫萬制  
或無厭而及失或先贏而後濟 **亦曰**後漢班固亦曰曰北方之人謂基  
為弈弘之說之舉大略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基有白  
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効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  
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涌決有似夏后治水  
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  
之竒要厄相切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而不誅周文之德遠巡儒  
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  
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亦曰**  
魏應瑒亦勢曰蓋基弈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慮  
蜂起駱驛雨集魚鱗鴈峙奮維闡翼固衛邊鄙或飾道偽旋卓轢斬列羸  
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兩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  
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塵中基既捷四表自 **亞夫之智耿弁之**  
**竒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台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臨披

掃疆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  
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  
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剋燕昭之  
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筭慮  
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  
基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鞏也 **銘**後漢李尤圍基銘曰詩  
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閑翫弄遊竟局為憲矩基法陰陽道為經緯方  
錯列張 **啓**梁任孝恭謝示圍基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在漢柱  
礎先霑笑古人之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  
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効頌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  
已墜內愧齊竽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食空貴長安  
之米 **序**梁沈約基品序曰弈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舍竒正之情  
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  
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



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爰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業

彈棊

魏文帝典論曰余於他戲弈之事少所嘉唯彈棊略盡其功乃為之賦昔師先工有馬合口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予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世說曰彈棊始自魏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技亦特好用手中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拂棊妙踰於帝周王褒彈棊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隴頭如望秦握筆徒思賦辭短竟無陳後漢蔡邕彈棊賦曰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象棊雕華麗豐腹歛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棊掣兵棊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魏文帝彈棊賦曰惟彈棊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庫根四頰平如

砥礪滑若柔黃棊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濶若一修短無差象籌列植

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叩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羅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于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扑以大噓或戰悸而不能語魏丁廙彈棊賦曰文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綴理肌平卑高得適既安且貞棊則象齒選平南藩禮身重腹隱頭騫驍悍說敏不輕不輕列數二六取象官軍徽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成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會禮文號令既通兵棊啓路運若迴颺疾似飛兔前中却舞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五恍哉忽兮誠足慕也若天氣竭力殘弱膽却心進不及敵中路為擒仁而不武春秋所儆剛優勁勇忿速輕急推敵阻隧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晉夏侯惇彈棊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遶衆藝以廣娛觀奇巧之瓌麗律彈棊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右或煩蛇龍藻或分帶班駁或發色玄黃或皦的



鱗白悉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彫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焜霞以修鑠爾乃  
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棊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告憇相形技巧左  
撫右披揮纖指以長耶因偃掌而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務而踏  
合乘流密以垂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橫捍撥捶撤應無  
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爛揮霍便娟或奮振唐唐頽  
水參連棊卑局匱等分紀殘勝者含和負者喪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  
之微端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原梁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  
夫摸穹蒼而挺質寫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爲量協日月  
之數應律呂之期愬玄黃之武略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之戲也  
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道上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瓴高屋  
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東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勳全六想陳平之智  
反八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几同晉侯之琴徘徊異鄴中之輦  
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輶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  
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旨也略梁元帝謝東官賜彈棊局啓曰繹

本慙遊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跋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湯  
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于栢有錫  
聞於遂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

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鶉卵事具人部穆天子傳曰天子與

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遊俠篇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

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爲其

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

聞之求見公曰子阿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

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上加雞子

其上左右惛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

年不成危甚於此事具人部論吳韋昭博弈論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



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寧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逢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王霸受道於圜圉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習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以臨局交事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抨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占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進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則非孫吳之倫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之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老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方今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博選良才旌簡旄俊設呈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 樗蒲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漉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旣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樗蒲庾翼集參軍于贊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剝非爲治之本自今樗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唯許其圍碁餘悉斷 賦 後漢馬融樗蒲賦曰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旣備好此樗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芻出乎西鄰緣以纈繡紉以綺文杯則搖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玄犀象牙是礎是礎杯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號今馬爲翼距籌爲策動天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榭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遂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踉蹌并來撰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貴歡悅負者沉悴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謂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神仙傳曰玉女投壺天為之笑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魏略曰邯鄲淳字叔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古歌上金殿者玉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廚具有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為清商投壺對彈碁博弈並復行 何劭王弼傳曰弼性好弘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賦 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性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飲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鳧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閑習察妙巧

之所極駭駭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在再偃仰俯仰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固弛左右畢投効奇數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抑是自遠雖往有功義所不置春秋貶翬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細雖就置猶弗然矧迥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璋百變惡可窮讚

塞

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曰秋行五攻一曰秋禁二曰博塞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塞也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 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於首陽之下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所死不同殘生均也 漢書曰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



詔孟康曰乘五閣不賦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弈者曰塞其次

也試習其術以驚睡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孩其因通之極乃亦

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

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

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碁有十二律呂

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

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

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為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

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分焉施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

其成敗為法式焉

**藏鈎**

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媪兒童為藏鈎之戲分為二曹以效勝

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

二曹人數一鈎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為一等三等為一都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鈎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鈎法

此也事具居處晉庾闡藏鈎賦曰歎近夜之藏鈎復一時之戲望以

道生為元帥以子仁為佐相思蒙籠而不啓目烟冷而不暢多取決於公

長乃不容於大匠鈎運掌而潛流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迹而可嫌露疑似

之情狀輒爭材以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陳而不喪退

怨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明誨其夙退對者催

其連射攘袂以發奇探意外而求迹奇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累僻疑空

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衰容

神材比為愚策

**四維**

**賦**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

碁取象元一分而為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為成乎其中

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賸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邈眾藝之特奇

畫盈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



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駱驛或間不容息會某則獲園成未  
合驕某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王褒爲象經序曰一日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  
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  
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是也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  
如之是也五曰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  
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  
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  
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  
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  
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  
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以遷善  
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沉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

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怠敬彰於勸沮處尊思屈片言崇於拱璧  
一德踰於華衮賦周庾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凝陰  
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於綠簡既開月局直正理洞研幾原窮作聖若叩  
洪鍾如懸明鏡曰鳳遙臨黃靈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  
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模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  
坤以爲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戍文之畫亡靈龜  
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於是摺笏當次依辰就席迴地理於  
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北使  
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既舒玄象聊定金桴照日月之  
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黃  
鍾而順行陰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鳥獨明沉乃豫遊年壽行樂徽音  
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又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  
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鑪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  
涇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忽當申而取未







